

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2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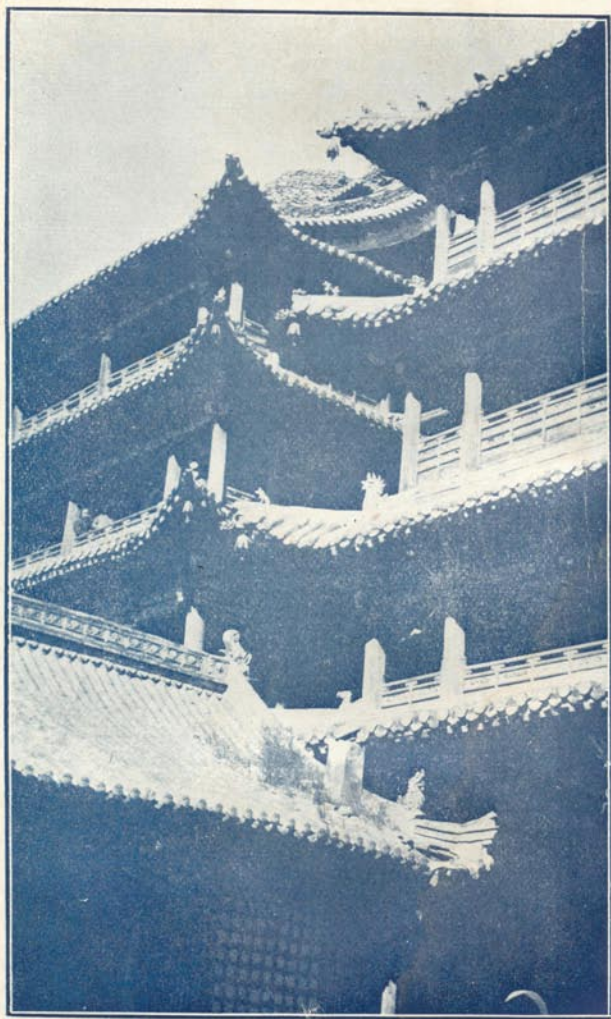


大石窟寺遠望之一部





未經後世修飾之佛像



閣佛之建增世後



石窟寒泉之佛柱

# 記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錄東方雜記第十六卷第二第三號

衆議院議員 陳 垣

距京綏路大同站西二十里。左雲縣雲岡堡有石窟寺。爲拓拔氏遺構。蓋千四百七十年於茲矣。以比伊闕石窟。尙早五十年。鑿山爲巖。因巖鑿佛。巖高者二百餘尺。可受三千許人。佛高者六七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水經注所稱賞也。柳比相連。三十餘里。續高僧傳所誇許也。徒以遠處塞外。交通不便。故好遊之士。鮮探其奇。迄今京綏路通。旦夕可至。同人乃以戊午重九前三日。約往遊焉。循武州川溯流而上。經觀音堂。入武州塞口。則見石壁峭立。

綿亘無際。壁多摩崖之碑文體漫沒。猶存廓形。路側有什鈎佛字。門逾尋丈。殆所謂佛字灣者也。至左雲縣界。則石洞千孔。如夾峭山。巖斧神工。震撼耳目。漸近雲岡堡。則見綠瓦層樓。依山結構。高出林陰。俯瞰晴川者。石佛寺也。據魏書。佛應作窟。寺僅三楹。堂奧宏敞。寺僧引入後洞。黑暗異常。佛圖四週。鉅細不一。燈光隱約。不可辨認。因致疑雕工精美。何取乎黑暗至此。既而登樓一覽。始知洞上有洞。木可透光。其所以黑暗者。寺掩之也。寺修於清順治八年。總督佟蒼量。建築不得法。故光綫不足。像有剝蝕。敷以土塋。盡失原形。金碧輝煌。徒取炫目。泯絕古意。其實寺東西諸窟。有窟無寺。稱比數里者。皆爲石窟寺。後人修其一寺。名曰石佛。陋也。其未經修飾諸窟。雖甚剝落。然

遠望縹緲。容態轉真。尙別異形。無有複製。至於裸體神女。振凌空。寶相莊嚴。拈花微笑。則極畫像之奇觀。盡人工之能事矣。惜乎古洞荒涼。荆榛滿目。村民占居。十之七八。常炊爨。悉在佛前。斷瓦傾垣。橫阻當路。或上埋佛身。已過半膝。或偷斲全體。新留斧痕。過此不同。日卽泮滅。是則有司之責也。最可異者。同人瑞歷二十餘。無古碑碣。足供考證。卽遊客題名。亦絕無。僅有寺前有天啓間宣城吳伯與遊石佛寺刻石。詞尙典雅。寺西有佛行圖。寺東有碧霞洞。少深處。朱廷翰等石刻。皆淺薄。單白不足爲典要。以故。門造像字。均知名。武州石窟。言者蓋寡。同人因爲題名而返。余歸。而山往者久之。乃披拾羣籍。著爲斯篇。亦以補金石之缺略。俾後至者有所考證云爾。同



遊六人。葉恭紳譽虎。俞人鳳翹梧。鄭洪年韶覺。翟光麟瑞符。邵善閻文彪。俞翟邵三君。皆京綏路工程師也。一九一八年十月新會陳垣記。

魏書顯祖紀。皇興元年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卷六時帝年十四

史紀魏帝之幸石窟寺。自此始也。皇興元年。當西歷之四百六十七年。前此聞幸武州山。未聞幸石窟寺。魏書禮志。太宗永興三年三月。帝禱于武周車輪二山是也。武川通永興三年。當西歷之四百十一年。此時未有石窟寺。惟自皇興元年以後。則帝幸石窟寺。凡七八次。或歲一幸焉。或間歲一幸焉。未知史有闕文否乎。蓋常有魏書紀者。北史無之矣。

抑有奇者諸帝之幸石窟寺。多在冲幼之年。其殆太后所挾與俱往者乎。不可得知也。

四年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

卷同上  
帝年十七

高祖紀。延興五年五月丁未。幸武州山。

卷七上  
帝年九歲

此未言幸石窟寺也。然以前後書法例之。則當然幸石窟寺。

太和元年五月乙酉。車駕祈雨于武周山。

時帝年十一

祈雨未必至石窟寺。然車駕至武周山則必經石窟寺。今石佛寺左

側。尚有一龍王廟。其殆古之遺制乎。

四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

時帝年十四  
北史不紀

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

時帝年十六

七年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時帝年十七北史不紀

八年六月戊辰。武州水泛濫。壞民居舍。

秋七月乙未。幸方山石窟寺。時帝年十八北史不紀以上均不七上

方山在今大同縣北五十里。據通志有拓拔氏二陵。及方山宮址在焉。

此言幸方山石窟寺者。未知方山亦有石窟寺乎。抑幸方山又幸武州山石窟寺乎。以皇興四年幸鹿野苑石窟寺之書法例之。則幸方山又幸石窟寺也。然方山既偏北五十里。武州山又偏西二十里。一日而幸二地。不無疑焉。抑方山別有石窟寺。因武州水泛濫後。不幸武州而幸方山乎。

且自是年以後。直至太和十八年遷洛以前。十年之間。不復見帝幸

石窟寺。史闕文乎。不可知也。

肅宗紀。熙平二年四月乙卯。皇太后幸伊闕石窟寺。卽日還宮。

卷九時  
帝年八

歲

伊闕石窟寺。建於孝文遷洛之後。洛陽伽藍記曰。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亦緣武州山石窟寺得名也。自顯祖皇興元年。始幸武州石窟寺。至肅宗熙平二年。始幸伊闕石窟寺。其間適五十年。則二寺創建之先後。可概見矣。

孝昌二年八月戊寅。帝幸南石窟寺。卽日還宮。

不同上時  
帝年十七

謂伊闕石窟寺爲南石窟寺。則武州石窟寺爲北石窟寺也。

出帝平陽王紀。永熙二年正月己亥。車駕幸崧高石窟靈巖寺。

卷十一  
帝年一

二十  
四

崧高石窟靈巖寺。卽伊闕石窟寺。由武州石窟寺得名。見釋老志水經注及續高僧傳。

魏帝之幸武州寺。史數數見。而幸伊闕寺祇三見。顧何以世人多稱伊闕之鉅制。而少言武州之偉觀。則以伊闕當中原六通四闢之衝。而武州則僻處塞外也。使吾人生鐵道未興之世。亦不易遊此。今伊闕寺有隴海路可達。武州寺又有京綏路可達。他日轆軒所及。武州寺之遺碑斷碣。必有新得于野老耕氓者。

魏書釋老志。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陁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師。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

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湖沙門赴京師。致佛鉢及畫像迹。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後奉以帥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鑿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卷一百十四

皇興中又搆三級石佛圖。檁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爲京華壯觀。卷同上

武州塞之石窟。始鑿于曇曜。據此宅無疑義。曇曜之赴京。在復法之明年。卽興安二年。西歷四百五十三年也。是時佛法初復。圖像大興。西域畫像。接踵而至。魏之先世。本有鑿石爲廟之風。見魏書禮志 佛教又

重偶像。故能致此奇偉。武州諸像。未識是否爲難提等五人所造。然至今石質剝落。間有影迹模糊。近而卽之。一若無有。遠而睇之。神態宛在者。正與所謂遠視炳然。轉近轉微之說相合。則眞足代表五世紀東方美術之一真也。

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各南伊闕山爲太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大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半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爲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爲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以前。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本同

景明在遷洛之後。去復法之歲。約五十年。則伊闕石窟後於武州石窟。亦約五十年。從景明五年。西五〇〇至正光四年。西五〇三其間二十四年。僅造窟三所。已費工如此。武州石窟。奚止三所。則其工程之鉅可知矣。

水經注灑水條下。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洎舍。並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巖。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川水又東南流出山。魏土地記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

戰校本  
卷十三

水經注撰於後魏太和之世。去石窟寺之建。不過四五十年。其所記



載。至可信據。據魏書則曇曜所鑿者祇五所。而此已曰山堂水殿。煙寺相望。可知曇曜開山以後。鑿者甚衆。皆在鄴道元注水經以前。而不盡在齊隋以後。又曰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則當年景色。美麗可想。武州川水自西北來。先經石祇洹舍。則今石佛寺以西諸窟。必有比丘尼所居之遺跡。惜不能指其處矣。其水東轉所逕之處爲靈巖。是靈巖者本地名。有稱石窟寺爲靈巖寺者。寺因地得名也。

續高僧傳。元魏北臺恒安石窟通樂寺沙門釋曇曜傳。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鑿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北臺昭元統。綏輯僧衆。妙得其心。仕恆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鑿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記之大者。

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鑄像。窮諸巧麗。訖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眞君七年。司徒崔浩令帝崇重道士。尅謙之。拜爲天師。珍敬老氏。皮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痲疾。方始開悟。帝既心悔。誅夷崔氏。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子應依開元釋教錄作孫卽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上載。三寶還興。懼慨前陵廢。欣今重復。以和平三年壬寅。此七字卽開元釋教錄加入故於北臺石龕。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並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卷一

魏帝所造。魏文成帝所造也。文成以前塔寺。既爲太武所毀。則此靈巖石龕。必爲文成復法以後所造。蓋卽曇曜白帝所造也。曰東頭僧

寺恒俱千人。疑卽今石佛寺東之最大石岸。然已荒廢不埒矣。旣曰通樂。又曰靈巖。則寺非一寺。名非一名。記載缺略。至爲可憾。此傳成於貞觀十九年。當西歷之六百四十五年。古今譯經同記開元釋教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均沿用其文。貞元釋教本成於西歷八百年。而於碑碣見存。未卒陳委二語。亦復沿用。未識當時碑碣。果否有流傳也。清初迄今。不過三百年。而道旁岸崖諸碣。已無一可辨。蓋此山之石。鬆而易泐。不耐風雨。造像猶可刻碑。未見其能永年也。

大唐內典錄。後魏元氏翻傳佛經錄。元氏之先。北代雲中虜也。西晉之亂。有拓拔廬。出居首柳煩地。首卽封爲代王。今戶孫括行。或言沙珪。魏史云卽道武皇帝。魏之太神也。改號神瑞元年。當首太武大元元年。

也。出據朔州東三百里。築城立邑。號爲恆安之都。爲符秦護軍堅敗後。仍卽真號。生知信佛。興建大寺。恆安郊西大谷石壁。皆鑿爲窟。高十餘丈。東西三十里。櫛比相連。其數衆矣。谷東石碑見在。紀其功績。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國所統資賦。並成石。故其規度宏遠。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卷四

神瑞元年

西四一四

當旨安帝之義熙十年。非旨孝武太元元年也。

西三七六

其間相去。幾四十年。改號神瑞者。是魏太宗非魏太祖也。其間相去。亦三十年。大唐內典錄。皆誤魏太祖天興元年。西三九八始自中徙都平城。卽今大同縣。所謂恆安之都也。魏書。稽老志。天興元年。下詔勅有司於京城。始作五級佛圖。太宗踐位。始於京邑。四方建立。圖像曰。

京城五級佛圖。則郊西石窟寺。必非建於太祖天興之世也。曰京邑四方建立圖像。則謂郊西石窟寺建於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絕無影響。然未有確切不疑之據。釋老志明謂文成復法以後曇曜白帝所鑿。魏收北齊人。魏書釋老志著於北齊天保五年。西五去後魏之世至近。去曇曜開山之歲。亦不過百年。其言至爲可據。

大唐內典錄撰於麟德元年。當西歷之六百六十四年。云谷東石碑見在。此碑當卽釋道宣撰續高僧傳時所見之碑。碑稱魏國。并言神功久而不朽。則疑非魏碑。或齊隋以後之碑也。惜乎今不可得見矣。是錄與續高僧傳。皆言石窟相連。三十餘里。以今考之。實無此數。則石窟圯夷者衆矣。特未知撰者有信口大言否耳。外人譏吾國遊記。

里數至不足據。此或其一端也。

雍正朔平府志。古蹟。左雲縣石佛寺。在縣東九十里雲岡堡。又名佛窰山。傳自後魏拓拔氏時。始於神瑞。終於正光。凡七帝。歷百十餘年而工始完。規制甚宏。寺原上所一曰同升。二曰靈光。三曰鎮國。四曰護國。五曰崇福。六曰童子。七曰能仁。八曰華嚴。九曰天宮。十曰兜率。其中有元載所造石佛二十一。石窰千孔。佛像萬尊。由隋唐歷宋元。樓閣層峻。樹木翁鬱。儼然爲一方勝概。其山最高處曰雲岡。岡上建飛閣三重。閣前有世祖章皇帝御書西來第一山五字。迤東數武有石噴水。尚例可飲。行道多藉焉。題曰石窰寒泉。卽左雲縣四景之寒泉靈境也。康熙三十五年冬。聖祖仁皇帝西征回鑾。幸寺。賜御書莊嚴法相扁額。三

武州石佛寺。唐以前均稱石窟寺。今山西通志亦稱石窟十寺。曰始於神瑞。終於正光。不知何所據。然康熙通志已言之。或明志沿大唐內典錄神瑞元年之說及魏書釋老志正光四年之說而云然歟。神瑞之說。辨已見前正光之說。乃指伊闕石窟。非武州石窟也。十寺之名。亦見康熙通志。未知其爲魏寺乎。抑隋唐以後所建之寺乎。曰內有元載所造石佛二十（元）。康熙通志作元載所修石佛十二（元）。雍正通志則曰內有元時石佛二十（元）。光緒通志因之。修者修其所本有。造者造其所本無。未知是造乎修乎。元載是否即元時。二十與十二孰當。無可考也。

曰由隋唐歷宋元者。筆誤也。由遼迄金。三百餘年。大同朔平。終非宋

有。則此中石窟。宋人何嘗夢見。

石窟寒泉。或作石罅寒泉。窟罅形近易混。今猶有水湧出。亦在道旁一巨窟中也。

西征回鑿者康熙帝西征厄魯特噶爾丹回鑿。由歸化城入口。志稱其以十二月初十日次左雲縣。引蹕生員范澎宅。十一日幸雲岡石佛寺云。令御書扁額猶在。

雍正朔平志。載清人題詠甚多。附錄如後。以當輜軒之采。

胡文華遊石窟寺

西林天竺跡。春日上方遊。片石三千界。微塵四部洲。香花金粟現。鐘之白雲悠。俯此羣生劫。何緣彼岸舟。



孫魯重陽後一日過雲岡次曹侍郎韻

曹秀水人康  
肥初大同上道

郊原秋色滿山椒。出郭盤崖石跨遙。詩隱旃檀藏寶相。碑殘拓拔紀前

朝。騰雲月艦開金刹。月宿依微湧海潮。披拂霜華尋巖嶺。西風馬首上

峒

此白石見康山  
西志名三十二

王儀右佛寺二首

岫戶暫憩嘯臨風。却愛空樓望不窮。淡淡湍煙移嶂岫。冷冷倒水出谿  
籠。碑遺古院神工罕。經岫高亭夕梵同。淨按青蓮天地闢。石床深洞月  
朦朧。

千仞孤峰百尺樓。云天高併兩悠悠。西秦風雨當軒夢。北魏煙嵐半偈  
收。更有寒山支介石。豈無輪海泛虛舟。遠鷗獨立坡沙淺。分得尋常幾

點秋。

王度雲岡佛閣

聳峰危閣與天齊。俯瞰塵寰處處低。億萬化身開絕嶂。三千法界作丹梯。乾坤再闢雷初奮。海岳重光月指迷。指西征我欲凌虛朝玉陛。好從

靈鷲問金泥。

劉士銘石泉靈境

劉苑  
人雅正  
問  
知府

峯聳崇岡遠發藍。天容樹色落寒潭。千尋翠壁雲爲幔。丈六金身石作心。在昔鸞旗朝鷲嶺。於今水月照瞿曇。靈湫清澈沖如鏡。手把龍團望

朔南

趙允州雲岡石佛寺

趙  
人

雲岡遙望近蓮臺。勝概留人去復回。色界有堂皆法相。化身無石不如來。楣題鳳篆龍飛額。指康臥夢入金光目絕垓。剞劂料非人力就。昔年端得五丁開。

鄭中選前題和韻

偶然登眺上樓臺。蒼翠層層至北回。峭壁遠從天際削。御書遙自日邊來。寒泉清冽多幽致。剞石煙籠絕俗垓。不是神靈能効順。化身億萬那從開。

石碣韻石佛寺四首

峻嶒正峯倚雲開。曇影繽紛天際來。三十二觀隨處是。石蓮浮動現金胎。

萼草原從帝釋開。妙同寶月印川來。推開慧海留生面。億萬恒沙結髻胎。

寶宮傑構五丁開。金粟飛花匝地來。何處是空何處色。須彌芥子一般胎。

心眼關頭不易開。維摩悟後喝飛來。飽參玉版三乘侶。笑指摩尼五色胎。

王達善寒泉靈境

一脉元從石罅來。湛於秋鏡綠於苔。羗人不解煎茶法。下馬爭分滌酒

盃。以十均見  
卷十二



# 支那山西雲岡石窟寺

譯國正 第一百九十七及百九十八號

丁巳博士 伊東忠太

## 緒言

明治三十五年六月中余旅行支那。途次山西大同府城西之雲岡。觀後魏營造之石窟寺。其形式與構築之奇異。誠爲余旅行亞細亞中之最壯觀。其窟內之狀態。今日猶歷歷在余眼底。當時余之行程。發軔北京而進入山西。竊以爲山西大同之地。卽後魏之平城。又爲遼金之西京。其後魏舊蹟想必湮滅無存。而遼金遺物。或尙有多少可見。足爲研究之資。迨行至大同附近。不圖於城西三十里之雲岡。望見一叢之

石窟寺就而撫視之。則實爲後魏營造之古刹。而一千五百年前之壯觀依然保存於今日。其形式結構。與日本之推古式若合符節。且多參以泰西之古拉色結構。一見而知爲西域藝術之直系。比較洛陽龍門之石窟寺。其規模大體躡相同。但更多參古拉色結構。余曾信以爲健馱羅藝術。越葱嶺而入支那土耳其斯坦。復通過塞外入朝鮮。更傳來日本。遂成推古式。今觀此石窟寺之結構。喜得確據。益證余所信之不虛也。惜余當時牽於事。不能久留其地。無暇研究其他發現遺物。故不能攷證其實否。以與石窟寺建築相較。空逸此好機會。深以爲憾。茲所記述者。僅石窟寺建築之梗概。至其精細之研究。則須待他日再訪。

## 第一章 石窟寺之年代

石窟寺。今名石佛寺。爲拓跋氏歷代帝王所最尊重之大伽藍。據大清一統志記載。與雍正朝平府志同是由後魏明元帝神瑞元年起工。至孝明帝正光末年竣成。所謂七帝百餘年者。即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孝文宣武孝明七帝。共一百十年也。今略述後魏沿革。以考察石窟寺營造前後之狀況。據魏書及北史。則後魏之先。有大鮮卑山。因號曰鮮卑。風俗浮樸。無文字。漢魏以來。世世爲索頭部。可汗。西旨末始封爲代王。至西曆三百八十六年。拓跋珪（道武帝）即位。國號魏。征服四隣。奠都平城。卽今之大同府是也。西曆四百九年。帝崩。明元帝嗣位。帝始創建石窟寺於雲岡。西曆四百二十三年。太武帝卽位。先滅夏。平北燕。併北涼。逐吐谷渾。破柔然。威震西域。於是烏孫疏勒。龜茲悅般。渴盤陀。鄯善。焉耆。車師。



粟特。破落那。者舌。契丹。高句麗等國。皆入貢。蓋當時西域諸國。悉爲佛

教國。之西域諸國自部以牙丁顯所通過而佛教藝術之性質。與大

月氏之健馱羅式同。或屬於其系統是當然之理。無足疑也。此佛教諸

國。爭來貢於後魏。可證其以健馱羅式藝術輸入後魏。但太武帝太平

真君七年。詔破壞佛像坑殺沙門。則石窟寺之營造。亦一時蒙毀。西

曆四百五十三年。文成帝即位。降興佛教。石窟寺之工程。亦當再繼續。

是時波斯嚙唎于闐等來貢。足徵薩珊藝術之東漸。獻文帝嗣位。屢幸

石窟寺。至孝文帝遷都洛陽。西百四十九年禁胡文胡服胡語。大興佛教。於

大和元年。有西天竺之舍衛國來貢。是爲印度藝術之輸入。至宣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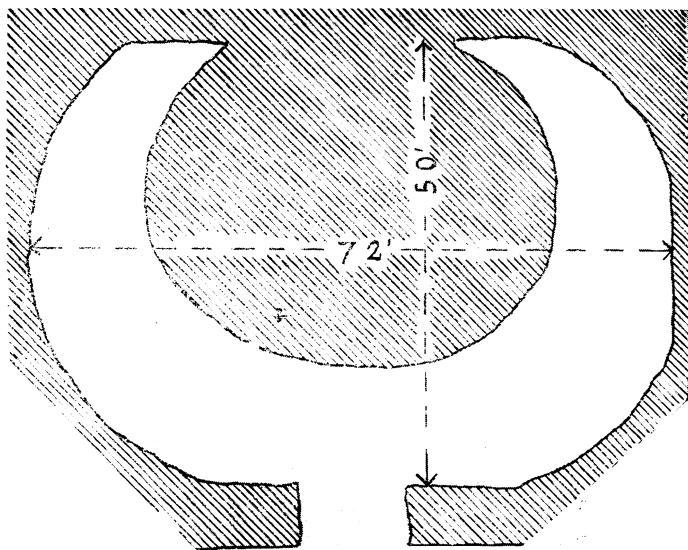
時。佛教益盛。自西域來之沙門。居洛陽者二千餘人。佛閣之數。一萬三

千餘州郡之僧。達二百萬。孝明帝之朝。胡太后攝政。熙平元年。在城內建永寧寺。起浮圖。高九十丈。其刹十丈。爲支那有史以來之最大佛塔。又建立其他無數之大伽藍。徵於洛陽伽藍記。可見其建築彫刻之形式。手工徵於今日伊闕龍門之石窟。寺可見。昔惠生宋雲赴健馱羅。得經典一百七十部。實在此時。西曆一千五百一十八年而石窟寺之工程亦於此時竣成。西曆五百一十五年。後魏分爲東西。東魏至西曆五百五十年而亡。北齊代之。西魏至西曆五百五十七年而亡。北周代之。然西域直系之後。魏式藝術猶本。今尙滅漸。次與漢人固有之藝術融和。終至大成。唐代之繁。美術尙擬分後魏之藝術史爲前後兩期。前期自道武帝至獻文。中約百年間。爲半城時代。當此時拓跋氏尙保存其固有

之風俗習慣言語。全與漢人之文物相異。後期自孝文帝至兩魏滅亡。約百年間。爲洛陽時代。當此時拓跋氏已廢其固有之風俗習慣言語。事事皆倣漢人之制。是故前期之藝術。蓋絕少參加漢式。殆純爲西域式。即健馱羅式而多帶秦西之古拉色結構。後期之藝術。於西域式與秦西古拉色結構之外。多參加漢式。前期以雲岡石窟寺爲代表。後期以龍門石窟寺爲代表。雲岡石窟寺於東洋藝術史界之聲價。蓋在於此。

## 第二章 石窟寺之現狀

於大同府城西三十里武周河北岸一帶之丘陵。其南面部分。皆橫鑿石窟。以爲佛堂。望之成一叢奇異建築。是卽石窟寺也。石窟之最大者。其數有十。至於鑿在外壁上之小<sub>窟</sub>。不可勝數。府志所謂石窟十寺。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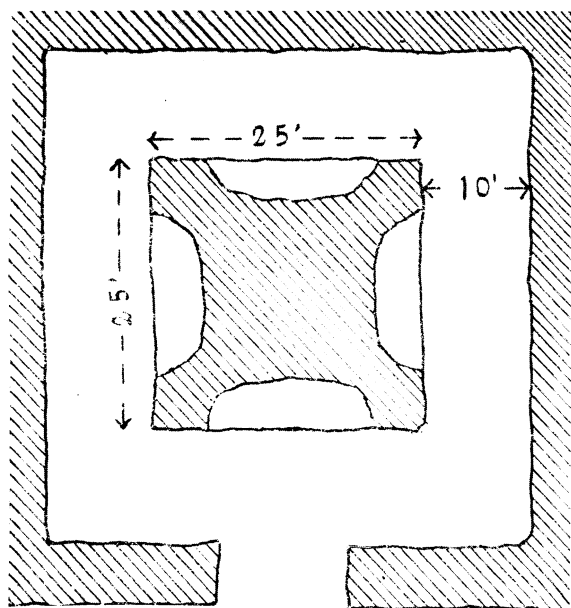


大佛殿平面圖

立千仞。石窟千孔。佛像萬尊。誠非虛言也。

其第一窟。稱曰大佛殿。窟廣七十二尺。深五十尺。其內刻高五丈半之結跏趺座像。足長達一丈五尺。其像全身皆以金箔掩之。古色雖悉滅。但其容貌。猶有一千五百年之古式。像後有光背。以日本法隆寺式之火焰圍繞之。壁之內面。穿無數之龕。各

納佛像。皆存古式。窟之前面。作四層樓。盤旋而達於其最上層。可平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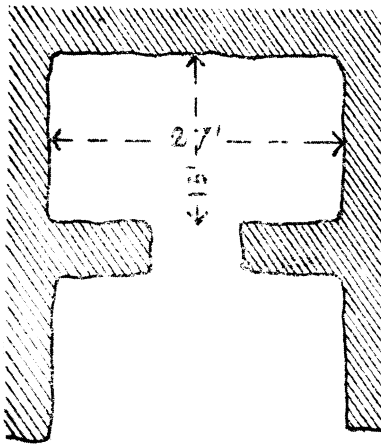


圖面平殿來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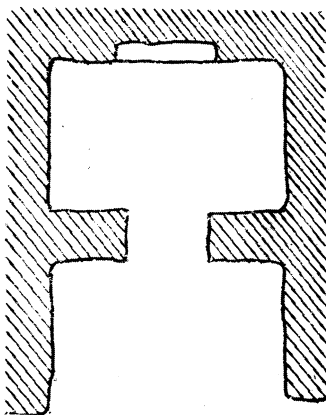
大佛之顏。此樓是後世之  
增建。即府志所稱岡上建  
飛閣三重者也。

接大佛殿之西。有如來殿。  
其窟成正方形。各邊有四  
十五尺。周圍開十尺之通  
路。中心留方二十五尺之  
柱。分之爲二層。於每層之  
四面。刻跏立佛像。於上層

之四隅作九重小塔以代柱。而承佛幢。其佛幢與日本法隆金堂內者全同式。而附着於上層之頂蓋。窟之內壁。有無數之龕。皆納佛像。窟之前面。有四層樓。亦如大佛殿。其樓之頂蓋。由壁面突出而成。非獨立之構造。與大佛殿同。



圖面平殿勒彌



圖面平洞窟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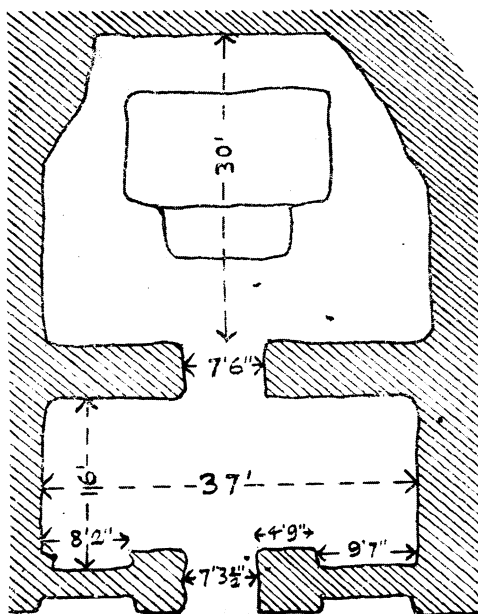
如來殿之西。有彌勒殿。規模之大。與莊嚴之美。

皆遠不及前者。窟內殆完全保存。未經後世修理。故古式甚少湮滅。前面又有四層樓。

彌勒殿之西。有佛籟洞。其後壁分爲二段。上部刻三尊。下部置一佛。其

大部分。仍創立之舊式。殊無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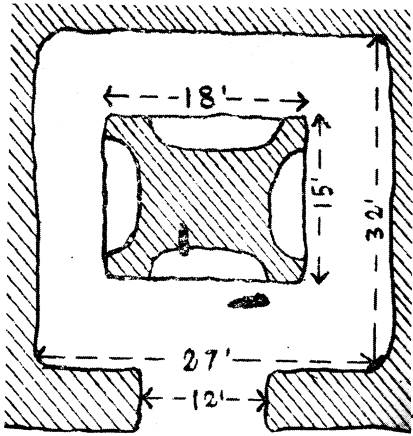
佛籟洞之西。有第五窟。以下皆逸其名。由內外兩殿而成。外殿狹而內殿廣。內殿之中。有巨像坐於臺上。高約三十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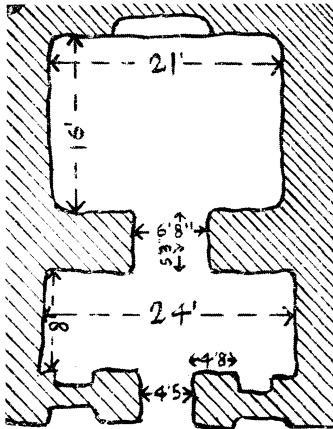
第五窟平面圖

此窟之西。有第六窟。其形狀幅員。與第一窟同。其佛像結跏趺坐於須彌壇上。拱雙手於脚之交。點而持一鉢。

其次有第七窟。爲單室。而無外殿。形似如來殿。中央有方柱。直達於頂



第七窟平面圖



第八窟平面圖

蓋柱之四面。各作一龕。而納佛像。亦似如來殿。正面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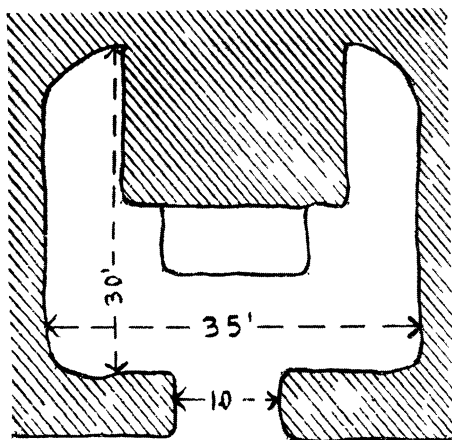


一丈六尺之無量壽佛。左右有脇士。柱之上部亦有多數佛像。但其窟內多經後世修改。大失古式。其外壁鑿多數之小<sub>(L)</sub>。皆納佛像。

接此窟之西。有第八窟。由內外兩殿而成。內殿不置巨像。鑿其後壁之

中央部分爲二段。上段坐佛像。其第二門即在內外殿之間。以拱形代楣。內部多爲後世修改。外壁有特種之小佛像。皆在<sub>(L)</sub>內。

第九窟甚類似大佛殿。窟廣三十五尺。深三十尺。窟內有巨像。高五丈許。坐於須彌壇交足而垂於地上。足長至八尺。



第九窟平面圖

可以推知其他之大。內部多經後世修理。外部之小<sub>記</sub>猶存古式。

第九窟之次尙有半成之大窟可稱爲第十窟。其他外壁面有無數之<sub>記</sub>。大者六七尺。小者二三尺。其構造皆同一。統觀石窟寺。有十座之最。大石窟。但其第十者僅半成耳。通志所謂石窟十寺者。未知其果當否。

### 第三章 石窟寺之建築的手工

石窟寺之建築的性質。屬健馱羅式之系統。石窟建築。始發達於印度。由健馱羅傳於西域諸國。終及於後魏葱嶺以東。自古已營造石窟。然此石窟寺之細部手工爲漢式。與西域式之奇異的混合。蓋此寺大概之規模。取之於西域。具細部之手工。混用漢式及自家特有之式。今試將於石窟寺所見之建築的手工分析記述之。

(甲)礎 其礎由普通之摩爾精古而成。今稜角皆破滅。輪廓不明。但猶表示印度的性質。施於其上之彩色花紋。爲特別之後魏式。

(乙)柱 其柱無自離立者。皆爲片蓋柱形而立於壁面。外觀殆如八角形之半部。上部稍縮小。其輪廓爲一種曲線形。其狀在日本之棕與泰西之安打詩士之間。柱頭之下。有匿瓊。皿十之意柱之表面。多彫刻佛像。匿瓊之下部。有西域式之花紋。

(丙)柱頭 其柱頭酷肖日本之大斗。由上下二部而成。下部如漏斗狀。向上而開。但其輪廓爲直線形。上部由厚直角形之盤而成。皆施西域花紋。

(丁)斗棋 斗棋於大斗上橫肘木。其上架三斗。斗及肘木之手工。大似

日本之法隆寺式。斗拱之間。有如蝦蟇股之形。亦似法隆寺勾欄之手工。過去現在因果經插畫中所繪之建築圖。亦大類乎此。斗拱三制。蓋爲漢式。

(戊) 勾欄 其勾欄殆全同法隆寺式。亦如漢式。

(己) 楣 石窟寺之門口。殆皆爲楣式。大有西藏的趣味。兼含希臘的意匠。

(庚) 棋 充填門口上部之隅角而爲棋形。然非由真圓弧或他整形曲線而成之棋。其充填之三角形部分。有彩色花紋。

(辛) 屋蓋 屋蓋之彫刻。表示原瓦葺之手工。檐之末端置鴟吻。與日本法隆寺內玉蟲厨子之手工大有關係。蓋爲漢式也。

(壬)小柱 用於裝飾的之小柱。爲非常之重要者。有伊阿二亞式。有哥連多士式。蓋由西域地傳來者。其起原必在葱嶺以西。柱身上部殊縮小。前者彫拗紐形之發輪於左右中部。畫唐草。後者有短間隔。挾方形之蓋。其間納小<sup>レ</sup>子此<sup>レ</sup>有桃形之棋。其哥連多士式之大斗由忍冬唐草而成。不由亞幹沙士者。

#### 第四章 石窟寺之花紋

石窟之內壁面及諸佛像等皆以彩色花紋裝飾之。今區別其種類及形式如左。

(甲)忍冬 忍冬於亞述利亞常用之。而希臘尤大盛行。於印度却萎靡不振。石窟寺所彫之忍冬與日本法隆寺者全同系統。甚類希臘的手

工。

(乙) 忍冬滋拿基 有多少亞述利亞趣味。

(丙) 凌亂之忍冬唐草。

(丁) 連瓣 甚富亞述利亞趣味。

(戊) 靈鳥 刻於如來殿。後魏之地。絕不產此種鳥。是由波斯或印度輸入者。

(己) 唐花 唐花有數種。皆屬於所謂寶相華之系統。元來殊有薩珊趣味。但多經後世之修補。大失古色。

(庚) 火焰紋 多用爲佛像之光背。曲線飛動之勢。實可驚也。

以上所述。皆爲西域傳來花紋之重要者。此外尚有支那系統之幾何

學的花紋。但殊不顯著。總之全部悉充溢西域趣味。其彩色。赤青綠柑色尤多。其華麗之調和。大似埃及。但多爲後世之補修。甚難知創立時之配色意匠。

西域的花紋之起原未詳。於健馱羅發見之花紋中。其似此石窟寺者不多。薩珊花紋今日世所知者與此石窟寺花紋之類似。亦不甚著。於庫車于闐地方現今亦少見。與此石窟寺花紋相同。然於此石窟寺之西域的花紋起源。可推知是在于闐與薩珊間地方。爲當時朝貢後魏之西域諸國。皆奉佛教。有所謂健馱羅式系統之藝術者也。而後魏取此西域花紋。或直寫之。或多少改竄之。使縱橫適用。

## 第五章 石窟寺之佛像

石窟寺之佛像。多經後世之修理。大失古式。其存古式者。亦多被新彩色鍍金。是故存正古式而保舊彩色者極少也。但外壁龕子內之佛像。因不重要。絕不修改。故幸多不失古式。

於如來殿內部中心柱之上層。其東南九重塔所刻出之佛像。容貌酷肖日本法隆寺壁畫所描者。其衣紋之輪廓。亦極似法隆寺佛所衣者。由其衣之兩肩斜向於內面。延至腹部。互相交叉。其末端翻而懸於兩腕。此姿勢於洛陽龍門佛像。亦多如之。法隆寺金堂內本尊之脇上。亦著如此服裝。

如來殿上層中央之佛像。有稱爲接引佛者。其衣蔽雙肩。並行之衣紋數條。勁而有刀。佛額之下部。延而直爲鼻梁。兩眉間甚闊。卽鼻之表面



殊大也。

第三窟外壁上所鑿之龕子中佛像。其容貌姿勢衣紋等。殆全與日本法隆寺之佛像同。

佛幃之制。亦與法隆寺全同。

光背之制。亦與法隆寺同。其全體爲舟形。於佛頭後之中心描圓光。於圓光之中心。刻放開之蓮。於其外輪附火焰。舟形之外輪。亦由火焰而成。其內部施種種之裝飾花紋。或畫天人浮遊之狀。其趣味與日本天壽國曼荼羅之刺繡圖。正相髣髴。其描法及色彩。皆足表現當時之特色。

余因不通曉佛教及造像。故不能由教義上論石窟寺之佛像。但從其

容貌姿勢花紋衣紋等之手工觀之。則決其爲西域之直系。殆無容疑。其衣紋覆雙肩。其鼻梁平闊。其表情特異。決非支那固有之漢人種意匠所成。然以之比於健馱羅佛像。則其間甚差異。以之比於庫車于闐地方之唐代遺物。則猶有多少差異。但不能因此事實。遽謂後魏與西域關係之不確。何則。蓋原起於健馱羅地方之藝術。於帕米爾高原。既一度變化。再越葱嶺。入他廉之水域。而更變形。渡流沙。而更爲幾度變化。終乃入於後魏。故其與西域諸國直接類似之點。比較的不顯著。不足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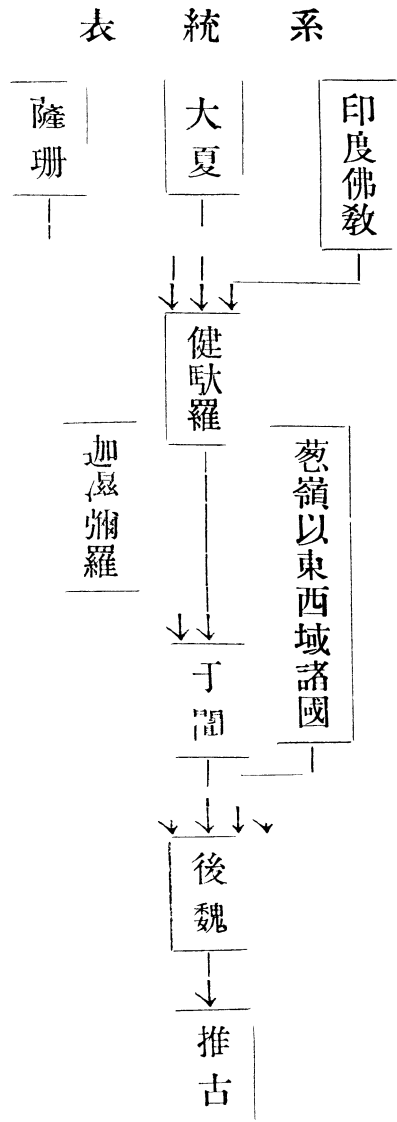
## 第六章 結論

以上所述之大同石佛寺。爲代表後魏前期之形式手工。其餘波通過

三韓。來於日本。咸爲推古式。後魏之藝術。所以流布三韓者。因高麗每歲朝貢於後魏。且後魏屢出兵於高麗。徵此可推知。惜北韓地方之探查。尙未就緒。後魏式之遺物。空埋沒於土中。誠憾事也。據史傳則云三韓之佛教。自秦符堅始傳之。秦之所奉佛教藝術。其根源確爲西域式。至後魏式之祖。尙有許多疑點。然其最親近者。卽爲于闐也。于闐夙爲葱嶺以東最隆盛之佛教國。常與後魏通好。道武帝之時。法顯訪于闐。特記其隆盛之狀。謂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家僧數萬人。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云云。而于闐之文化。多做諸健馱羅迦温彌羅等。既有定說。是余所以將後魏之藝術。歸於健馱羅之直系。茲示其系統線如左。

若於支那土耳其斯坦之全部。爲精細之探查則必發見許多之各階級標品。足以證健馱羅于嗣後魏等各式之連絡關係也。

支那舊來之美術。爲漢人種固有之藝術者。於周代則有銅器等表現其性質。於漢代則有碑及銅器等。此外更有山東之武梁石室。爲最優



秀之彫刻標品。其性質頗帶稚氣。條紋粗滯。無婉麗飛動之趣。西域之佛教藝術。則皆有流暢之曲線形。故以唐草花紋傳於漢土。於漢土美術上。實生一大變動。而後魏之藝術。卽爲此種。所以余關於後魏式。殊多興味也。

陳援菴先生既發表其大同石窟寺記於東方雜誌同人正謀另刊單行其詰嗣孟博君復在日本國華雜誌抄得伊東氏此文此文專就建築方面研究與陳先生文之專就歷史方面考據者意各不同然皆足爲遊大同石窟寺者之一種極好參考因依黃君孝可所譯並錄於後以公同好

編者識

